



陌安凉 著

# 寒雪覆城

The Cold Snow Covered City

寒雪如刃只刃你一人  
悲伤覆城却要伤我一生。



湖南文艺出版社

# 寒雪覆城

The  
Cold Snow  
covered City



陌安凉  
著

CIS  
PUBLISHED BY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寒雪覆城 / 陌安凉著.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404-7782-0

I. ①寒… II. ①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0617号



寒雪覆城

HAN XUE FU CHENG

陌安凉 著

出版人：刘清华

策 划：谢不周

责任编辑：唐 明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

2016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660mm×960mm 1/16 印 张：16 字 数：186千字

ISBN 978-7-5404-7782-0

定价：26.80元

邮购电话：0731-85983015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印刷厂调换

▼  
**楔子**

001

---

▼  
**第一章** 他是你的少年

005

---



# 目录

C O N T E N T S

---

▼  
**第二章** 我没有很喜欢你

029

---

▼  
**第三章** 回忆，像极了利刃

053

---

▼  
**第四章** 你多残忍

077

---

▼  
**第五章** 时光很长，我可以放手

097

---

▼  
**第六章** 过去，再见

121

---

▼  
**第七章** 世界一片灰白

145

---

**目录**



C O N T E N T S

▼  
**第八章** 她的心事

167

---

▼  
**第九章** 郁寒，漫长如你

189

---

▼  
**终章** 深雪底下的伤痕（郁寒篇）

213

---

▼  
**终章** 深雪底下的伤痕（余音绕篇）

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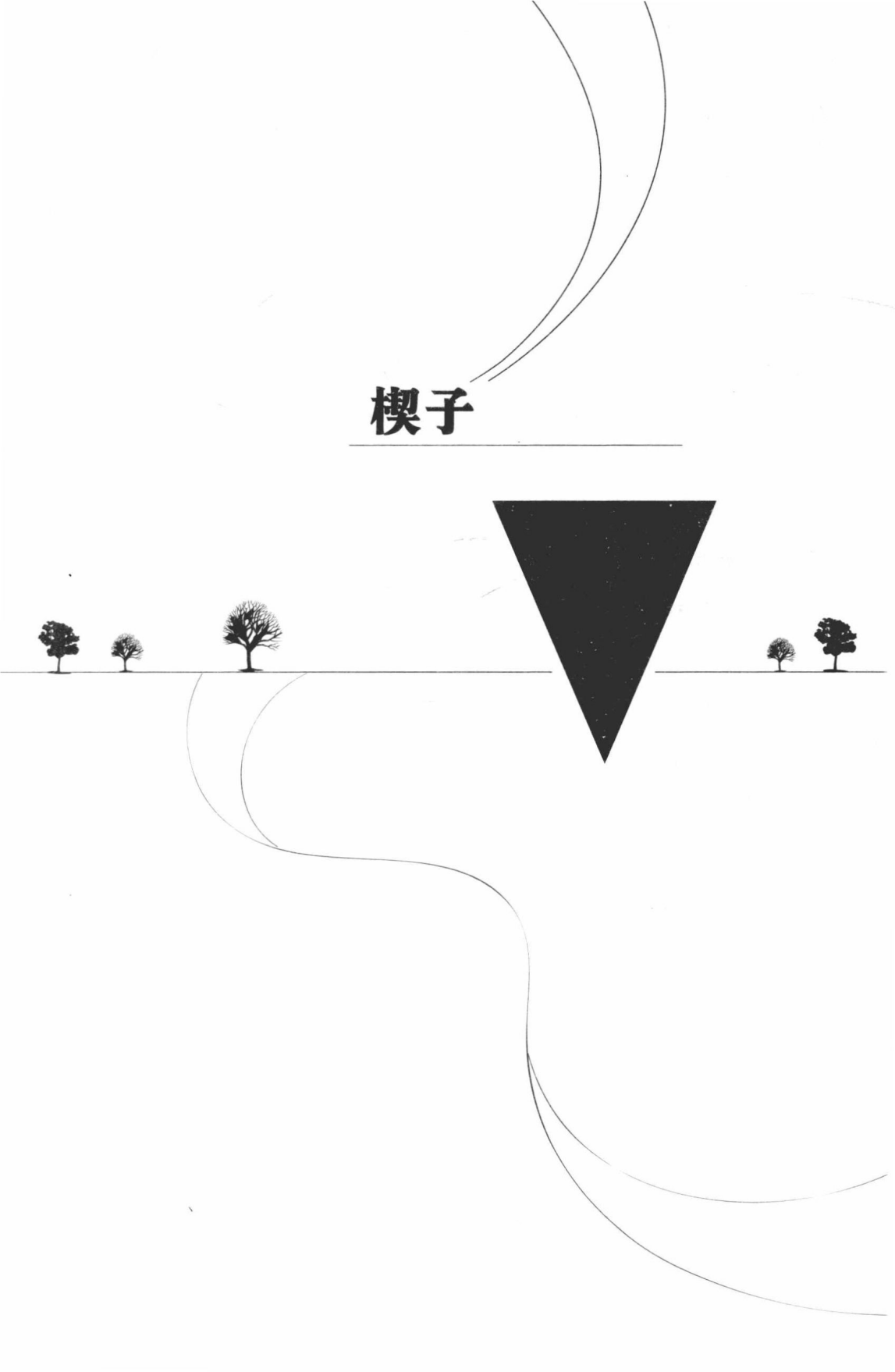
---

▼  
**尾声**

233

---

# 楔子



# 寒雪覆城



寒雪如刃，悲伤覆城。

故事一边开始，一边结束，

我拥有一个你本该喜欢的名字，

但你辗转间喜欢的是另一个名字。

你说你喜欢看下雪，

喜欢雪后的分不清白天黑夜，

喜欢无从拒绝的浪漫。

我说我可以给你看雪，

给你看不用学会的温柔，

看我用心地到来，用心地离开。

现在，外面下雪了，

你就在窗前，伸手去触摸着。

你问我，你觉得，他还好吗？

我不知道，无法回答。

因为寒雪如刃只刃你一人，

悲伤覆城却要伤我一生。

2008年初，南方下了一场久违的大雪。

那时，透过楼层往下望去，世界白茫茫的一片，人们裹着厚厚的羽绒服，像棕熊一样缩着肩走在街上。

我站在窗台边，对着玻璃窗哈了一口气，用手指在上面写下一个人的名字。

突然间，沙发上的手机响了起来，我连忙跑过去接听。

你在电话那边急促地喊道：“郁寒，郁寒，你快出来，外面下着好大的雪，我们一起堆雪人好不好？”

我仿佛可以看见你在雪地上欢呼雀跃着，一不小心摔倒在地，立马爬起来拍拍屁股，对着手机傻兮兮地笑着。

我说：“好，你等我。”

我迅速换好外套，急急忙忙地往你说的地方赶去。

小区公园里的树被雪压得弯弯的，健身设备被人拂去了积雪，有几个小孩子坐在上面从地面抓起雪，堆着雪人。

我看着他们，想到你，连脸上的笑容都能为零下的温度里化为和煦的阳光。

到达你说的地方时，你站在纷飞的雪中，遥望着灰蒙蒙的地平线。白色的线织兔耳帽耷拉在你的脑袋上，你转过头来，怀中抱着一只可怜的小猫，惊奇地对我说：“郁寒，我刚刚看到雪中少年了！”

我一愣，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举着手里的小猫，笑着对我说：“就是刚刚，他在给小猫喂食，安静到都不像是这个世界上的人。”

你笑咪咪地看着我，脸颊红扑扑的，一脸的满意与惊喜。

# 寒雪覆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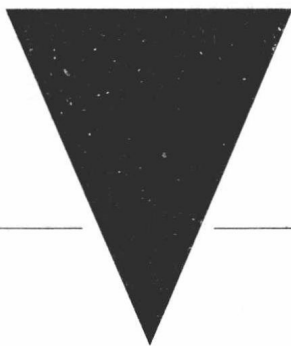
那一刻的你，就像是得到糖果和拿着满分试卷的小孩。

那个时候，我脑海里还没有“像是见到心爱之人的少女”这种形容的话  
语。

——郁寒

# 第一章

他是你的少年





小时候，我以为永远就是永远，以为你在我身边就会一直在我身边。

后来，我们去了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地方，我在东边，你在西边。

后来，我远到你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你心底那种所谓的执念。

---

(1)

地震发生的前一秒，郁寒正在乞力马扎罗的雪山之巅通过手机视频跟余音绕求婚。

乞力马扎罗山顶亘古不化的冰川忽然在刹那间裂开，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人群开始惊慌起来，他们慌不择路地逃跑，惊叫声在山顶被突袭的风雪掩盖。

逃跑途中，郁寒为余音绕带的那罐积雪丢失了。为了寻回她最想要的东西，他不顾一切地返回寻找，却在雪崩的一瞬间跌入了漫无边际的雪海之中。

多日后，郁寒被同队的尼桑所救。极端天气里，他们一路向东，遇到了重重危险，最后漂流到印度洋的小岛上。

他们等待着船只的救援和渺茫的生还机会。

郁寒将自己随身携带的册子晾干，和尼桑在岛上支起了一个简陋的帐篷，每天他都会借着阳光与月光在册子上写下一些故事。

这些日子，尼桑零碎地听郁寒讲起一个叫余音绕的女生，他好奇地凑过去，问：“这是你和那个中国女孩儿的故事吗？”

郁寒笑着点点头，笔尖在纸上游走。他抬头望着一尘不染的蓝色天空，

说：“我怕我会死，我不想忘记她，不想忘记和她之间发生的点点滴滴。”

尼桑蹲在郁寒面前，饶有兴趣地说道：“你边写边给我讲吧，我也替你记着。”

郁寒笑笑，盖上笔帽，捧起册子，说：“这是一个很平凡的故事，却足以贯穿我的一生。你要听，我便讲给你听。”

远处，海鸥贴着广阔湛蓝的海面飞翔着，水天交接的地方，阳光晒得水面泛起晶莹细碎的光芒。

郁寒低沉醇厚的嗓音像泉水一般，缓缓流泻出来。

与她相遇，是在八岁那年。

余音绕还在玩洋娃娃的年纪，郁寒就已经搬到了她家隔壁。

那天，搬家公司的车子扬长而去，天上的云透着橘红色的光芒。晚风一下一下地吹着余音绕柔软的长发，她瞪着大眼睛看着郁寒费力地搬着家具，躲在旁边“扑哧扑哧”地笑着。

郁寒奶白色的衬衫上蹭了一大块灰色的印记，额头上挂满了细密的汗珠。他一听见余音绕在笑他，便放下手中沉重的板凳，对着她做狮子状吼了一声。

“呀！”余音绕吓得蒙上眼睛，怀里的洋娃娃掉到了地上。

郁寒得逞地笑了起来，又抱起板凳走进了屋子。

余音绕透过手指缝往外面看，发现郁寒走了，她气呼呼地捡起洋娃娃，拍拍上面的灰尘，鼓着腮帮子一跺脚：“哼，坏人！”

早上去上课的时候，余音绕背着小书包，不耐烦地听着爸爸余铮和郁寒的妈妈在过道里聊天。

“我就是怕工作忙，小绕上学没人送，这下好了，有你们家郁寒一起，他还能保护小绕。”

“余爸爸尽说些客气话。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让两个孩子搭个伴不是更好吗？郁寒啊，你是哥哥，要照看好妹妹，知道吗？”郁寒妈妈低着头，笑意盈盈地看着郁寒。

郁寒偷偷地用眼角的余光瞥了瞥余音绕，余音绕白了他一眼，趾高气扬的表情像极了动画片里不畏战斗的美少女。

郁寒脸一红，有些羞涩地回答：“知道了。”

郁寒听话，余音绕可不听话。

七岁的余音绕个子要比八岁的郁寒高，腿也长，走出一大步，郁寒要紧紧跟上才不会掉队。

暮夏的清晨充满了活力，小镇街头的早餐店前排着长长的队伍。郁寒好不容易从里面挤了出来，看到穿着花裙子的余音绕已经走出好长一段距离了。

郁寒小跑上去，怀里紧紧抱着买好的豆浆与肉包子。

“余音绕，余音绕！”郁寒喊着余音绕的名字，余音绕假装没有听到。

郁寒跑到余音绕身后，问：“你要吃什么馅儿的包子？”

余音绕停住脚步，不说话，头微微低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郁寒觉得奇怪，便伸出手去，轻轻地拍在余音绕的肩膀上：“余音绕？”

“哇——”余音绕忽然猛地回头，两只手像老虎爪子一样举在半空，做着鬼脸怪叫了一声。

旁边一起上学的同学吓得洒了一身的豆浆，郁寒愣了半晌，只能瞪着眼睛不明所以地傻笑。

“好了，扯平了。”余音绕伸出手，说，“给我包子。”

郁寒良久才反应过来，反应过来的时候，他极为放肆地笑了出来：“哈哈！余音绕，你真幼稚！”

郁寒笑着笑着就咳嗽了起来——口水呛到他了。

“怎么不笑死你呀，只准你吓我，不让我吓你吗？”余音绕噘着嘴，从郁寒的怀里抢过包子就往嘴里塞。

郁寒走上前，和她肩并着肩往学校走去，说：“原来你是因为我那天吓了你，所以你不喜欢我的。”

“你才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呢。”余音绕的眼珠子滴溜溜地转着，她将豆浆吹得“咕噜咕噜”作响，闷声闷气地说。

郁寒凑过去，讨好地说：“既然扯平了，我们俩和好吧？”

余音绕站住，用余光看着他，牙齿紧紧地咬着豆浆吸管做出思考的样子，良久如恩赦一般说：“好吧，依你。”

郁寒笑了，温暖的笑容在他脸上慢慢绽开。

太阳从厚厚的云层里探出了脑袋，道路两旁你追我赶的打闹声伴着清脆的车铃声，让这个充满活力的小镇变得更加热闹了。

郁寒紧紧跟着余音绕的步子，略显稚嫩的声音在小镇街头久久回荡：“我姓郁，你姓余，我们是一家，注定会遇见。”

## (2)

郁寒和余音绕在小镇上一起长大，彼此打打闹闹从童年走向青春。越来越长的时光没有将他们之间的距离拉远，反而让他们越走越近。

郁寒十八岁即将参加高考的时候，余音绕送给他一样东西。

那是件用粗麻线绣的音符布艺作品，余音绕亲手绣的。郁寒拿着这件被框起来的“艺术品”，眼神里一片鄙夷。

“不喜欢啊？”余音绕瞪着他。

郁寒撇了撇嘴，说：“是挺难看的。”

“那你还给我。”余音绕跳起来要抢。

十八岁的郁寒个子已经拔高，余音绕早就比不上他了，郁寒只需要将布艺举起来，余音绕就算跳上一天一夜也抢不到。

“算了，你爱怎样就怎样吧，反正是送给你的。”余音绕抢不到，干脆不抢了，坐在一旁生闷气。

郁寒偷偷打量着余音绕，问：“生气了？”

“没有。”余音绕的嘴巴嘟得老高，口是心非地说道。

“我只是说难看，又没说不喜欢。”郁寒饶有兴趣地看着余音绕，慢悠悠地开口。

余音绕“噤”了一声，拍拍胸脯说：“小爷我亲手做的东西，只有好看和非常好看，没有难看这个选项。”

郁寒看着余音绕，笑得十分轻蔑：“整个小镇上只有你会自称小爷，也只有你能自称小爷，毕竟你作为一个女的，身材居然跟我一模一样。”郁寒说完，啧啧两声，就进了卧室准备把布艺挂在墙上。

丑是丑了点，但好歹是份心意，郁寒觉得自己很善良，不能打击余音绕。

余音绕还在思考郁寒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想通后她暴跳如雷地冲到郁寒的卧室，将郁寒推倒在床上，骑上去就打他，边打边骂：“怎么，郁寒，翅膀长硬了敢说我不平胸？我平胸吃你家米饭了？喝你家牛奶了？你又不娶我，你凭什么嫌弃我！”

亲昵的姿势，属于少女独有的青春气息让已经成年的郁寒面红耳赤，他擒住余音绕胡乱拍打的双手，窘迫地说道：“你能不能矜持点？”

“你小时候上厕所忘带纸，我给你送纸的时候还看过你的光屁股呢，你那个时候怎么不觉得我不矜持？”余音绕阴阳怪气地说，故意盯着郁寒脸红的样子。

郁寒急忙争辩道：“那不一样，那时候还小！”

“人家现在也还小，人家还没成年呢。”余音绕笑咪咪地对着郁寒眨眨眼睛。

她眉目传情，音色婉转。

郁寒只感觉身体中一股电流窜过，令他浑身战栗。

“咳咳！”门口忽然传来一阵咳嗽声。

郁寒推开余音绕，坐在床边尴尬不已。

余音绕则大大咧咧地抱着自己的双腿，笑着跟来人打招呼：“吴姨好。”

吴姨喜欢余音绕，所以从小到大都会护着余音绕，责怪自己的儿子。

“郁寒，你是不是又欺负人家小绕了？”

“我欺负她？”郁寒指着余音绕，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妈妈，说，“妈，你觉得我像是能欺负她的样子吗？”

余音绕赶紧反咬一口，可怜兮兮地说：“你怎么不像是能欺负我的样子了？郁寒哥哥，你要是不欺负我，我能还手打你吗？人家又没病。”

郁寒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余音绕厉害，每次都能仗着他的妈妈喜欢她而胡作非为。这么多年了，她还对此乐此不疲。

吴姨看着他们从小一起长大，两个孩子的关系她心里清楚，她退了一步，

拉上门，说：“一会儿小绕你把爸爸叫过来一起吃饭，郁寒下周就要高考了，大家一起为他加油。对了，你薛阿姨也要来，一会儿可别这么淘气了。”

一听到薛阿姨也会过来，余音绕立马从床上蹦了起来，跑到吴姨面前，说：“好好，吴姨，我去帮您吧。”

“小绕真懂事。”吴姨揉了揉余音绕的头发，带着她一起去忙晚餐的事情。

薛晴是余铮学生时代的同学和初恋，余音绕十岁的时候，发现薛晴也正好住在楼下。多年来，余铮经常会去帮薛晴修修门锁、掏掏马桶、安装电灯泡，薛晴有空也会做一些好吃的东西送到余家。

余音绕不是傻瓜，薛阿姨和爸爸心里都对对方有感觉她是知道的，她也很希望薛阿姨能和爸爸走到一起，这样，她就卸了一桩心事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余音绕有意无意地拿薛晴和余铮开玩笑。但余铮像是长着榆木脑袋一样，就是不开窍。

一顿饭吃下来，余音绕憋了一肚子火。

郁寒偷偷告诉余音绕：“感情的事不能勉强，如果有一天，你爸爸想娶，薛阿姨也想嫁，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在一起了。”

余音绕那个时候还不懂，一个人想娶，另一个人想嫁，他们就真的能在一起了吗？

三个月后，夏日炎炎。聒噪的蝉鸣声夹杂着街头巷尾老人家下象棋的争论声从窗户下传了上来。

余音绕坐在书桌前，书桌上摆满了郁寒用过的复习资料。

郁寒的字迹很工整，为了让余音绕看得更清楚，他故意将解题方式写得十